

开春的时候,父亲带着哥哥和弟弟,来接我和母亲回家。

路过老鹳冲,离家很近了,就快看到那座红砖砌的两层楼的小学了。上坡时我冲到了最前面,到下坡时,我的步伐更轻盈了,像一只轻盈灵巧的鷄子。我这份浅藏于心的喜悦越加浓厚

起来。一回头,正好看见父亲挑着一担货,步伐矫健有力。母亲和他轻声絮叨着什么,神情恬淡愉悦。哥哥和弟弟一人拿着一个大红色半透明的辣椒棒棒糖,互相炫耀着。尤其弟弟,一会放在嘴里细细地含着,一会又拿出来瞧瞧,眼神里的馋意和幸福溢于言表。

这是我孩童的记忆里,第一帧全家在一起的温馨瞬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一幕在我心里从未忘却过。

母亲的小货铺开在临街的横铺街上,铺子后面挨着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。母亲是一个有想法的人,成家后,相继生了哥哥、我和弟弟。母亲盘下了这个小货铺,决定挣点钱,维持生计。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,是需要很大的魄力和智慧的。

铺子小,为了多吸引一些客人,母亲用门板搭了一个货架子,将货放到了屋檐下。铺子里卖的都是些农村里常用的生活用品,比如松紧带、橡皮筋、豆腐、凉粉、酿酒的饼药等等,还顺带卖点小朋友的零食。许是不爱吃甜食,许是我懂事,对于那些充满诱惑的小零食,我从来不嘴馋。哪怕是得了母亲的允许,我也不轻易去尝一口。

听说自己做的酒曲草饼药比市场上批发的更好酿酒,酿出来的米酒口感更甘醇,在

❖精神家园

母亲的小货铺

宛玉花

市面上好卖些。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寻了制作饼药的方子,便开始行动起来。做饼药需要一种叫辣蓼草的植物,母亲便带我去割。母亲把辣蓼草切碎和糯米粉掺在一起,揉成汤圆大小的小团子。我在一旁,母亲见我无聊,也给一小坨粉团随我揉搓。孩童的心性就贪玩些,我一会揉一个仙桃,一会搓一条毛毛虫,然后骄傲地举起来给母亲看:“妈妈,这个像一个桃子吗?”母亲半弯着腰,半抬起眼回答:“像咧,再捏个桃子把把出来。”一边把揉好的饼药往簸箕上面放。等到饼药风干,母亲把它们装到透明的玻璃瓶里,就可以卖了。

很多年后的今天,每当我看到那一丛丛开着密密粉色的辣蓼草,就不由得想起了和母亲割辣蓼草做饼药的场景,它是我心目中的萱草花。

到了夏天,如果是晴天,母亲还会自制白凉粉卖。母亲用白色的布缝了一个袋子,把买来的凉粉籽放进去,使劲地用手揉搓。看着母亲揉搓,我就在一旁摇井水。因为臂力太小,要把自己整个身子挂在摇柄上,才能摇出汩汩清亮的井水。母亲把凉粉水放到父亲做的木桶里面,静置一段时间。到了大晌午,母亲拿一块薄薄的竹片划拨一下,凉粉看起来嫩嫩的,很有弹性。当母亲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的时候,

我就知道大功告成了。看着来往的行人过客,我就望着大大的木桶发呆……

我记得有一次和母亲去城里进货,天气很热。在半封闭的“龙马车”里面,人挤人很难受。母亲一边照顾晕车的我,一边搬货上车。我看见母亲瘦弱的身影忙前忙后,心里更难受了。母亲扛着那几个大西瓜上车时,有一个西瓜从尼龙袋里溜了出来,滚落到水泥地上,摔破了。看着那破了的西瓜和流出来的红色汁水,我感觉像是鲜红的血在流。母亲本想捡起干净的让晕车的我尝尝,但她拿起一块往嘴里尝尝,说:“变味了,我们回去切块好的尝尝味道……”

到了秋冬季节,天气没那么热,不能卖凉粉了,进的货也容易储存了。母亲没那么忙碌了,而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。小货铺的附近就是学校,看着男孩女孩们背着小书包上下学,我心里痒痒的,母亲看出了我眼里的羡慕。闲下来的时候,母亲也教我数数,或者识字,背些简单的诗文,还讲一些做人的道理。我在这间小小的货铺里开始了启蒙,母亲成了我的第一任老师。

小时候我体弱多病,又爱哭闹,所以母亲在忙生计的时候,把我带在了身边。父亲则带了哥哥和弟弟在家里务农。母亲把店开在离娘家五六里地的横铺乡街上,一方面想着可以得娘家人关照一点生意,另一方面作为长姐的她也可以常回娘家看看。而这间小小的货铺里,也留下了我和母亲好多温暖细碎的小时光。

(宛玉花,新宁人,任职于中共长沙县委党校)

湘西南诗会

黄江村的新高度

曾楚涛

如果你问黄江村有啥
这里老实巴交的乡亲会告诉你
我们这里没啥。是的
黄江村山多,但都不高
最高的是大四岭,也只有海拔700多米
有条酒线似的双江
黄江村留不住,兜兜转转几下
就跟资江走了,黄江村真没啥
5月15日黄江村妹子曾乖
登顶珠穆朗玛峰后,就不一样了
世界最高的山,挂到了黄江村的嘴边
满奶奶问,珠穆朗玛峰有多高
刘支书说,珠穆琅峰有12个大四岭高
满奶奶说,啊,那不是挨到月亮边边上了
桂木匠问,天气好的话
在珠穆朗玛峰上
可以看到邵阳城吧
……
如今
村里的苕子花,丝瓜花
都开出了雪莲花的骄傲
呀,曾乖! 曾乖这个勇敢的妹子
把黄江村的山山水水,乡里乡亲
带上了新高度

❖旅人手记

天造地设天福岭

申云贵

我是闻着杜鹃花的芳香来的,我是带着对“万亩是一种谦虚的说法”的好奇来的。双凤乡、大兴村、天福岭……这些地名,我曾多次在诗里看到,此后就常常在梦里萦绕。今天,我终于踏上了这块美丽的土地。

春天的风吹响绿色的号角,满眼的绿一层一层铺开:山是绿的,田野是绿的,沟壑是绿的……远望天福岭,像一个巨大的绿色“福”字,矗立在双凤乡的群山之上。我想象着山上那万亩白色的、粉色的、绿色的野生鹿角杜鹃花,想象着那“何止千万亩”的花香。虽已过了花期,可我分明闻到了花香,还有各种植物的清香。

马路转几个弯,又翻几个坡,似乎在一直往上爬。两边的山有的坐着,有的站着,有的卧着;坐着的山搂着站着的山,卧着的山咬着坐着的山的尾。它们以一种紧密相连、连绵不断的姿势震撼着人的心灵。

天福岭周边的山保持着天然状态,从山脚到山顶都覆盖着葱茏的树木。这些树木有的是深绿色,有的是浅绿色,有的是嫩绿色,好像一个淘气的画家把各种绿颜料随意泼在画布上。走近点,可以看到一丛丛野花从草木间探出或绯红或粉红或洁白的笑脸。再走近点,几只羽毛艳丽的鸟忽然从林中惊起,拍着翅膀扬长而去,留下一串串清脆鸣叫。

山上的树都充满野性。盘根错节,参天蔽日,都不足为奇。在佳木洞的上方、光秃秃的石头上,竟也长了两棵树,郁郁葱葱,直刺苍穹,让人惊叹大自然的神奇,也让人联想到生命的顽强。而千年银杏族群,才是奇中之奇。站在高大挺拔的银杏树前,仰望这些几百岁甚至上千岁的“老祖宗”,我像一个幼稚无知的孩童,心里只有虔诚和敬畏。风起,银杏叶簌簌作响,仿佛在讲述天福岭的往事:某年,一个小伙子讨了一个漂亮老婆;某月,老天一连下了二十天雨;某

日,一位忠厚长者走了……山上除了树木花草,还有石头。这里的石头野得离谱,成片、成林立在山坡。远眺,如无数牛羊在吃草。近观,只见怪石嶙峋,密密麻麻,有的像犀牛望月,有的像母子相拥,有的像卧佛,有的像睡莲,有的像爬龟……真的是千姿百态,栩栩如生。据说,这里有千亩石林。

天福岭周边的山有四十多个山洞,最有名的是五连洞:藏金洞、福水洞、佳木洞……洞洞相连,洞中有洞。行走在洞里,路径曲曲折折,有时狭窄,仅容一人弯腰通过;有时陡峭,走在上面让人胆战心惊;有时豁然开朗,“大厅”“斗室”“花园”依次排开。沿途,石笋、石床、石柱、石山、石珍珠、石玛瑙……不计其数,琳琅满目。洞深处,忽闻滴水声声,如珠落玉盘,清脆悦耳,余音袅袅。

我相信,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这些山洞里,都发生过故事。或许,有一对相爱的人,在某一个洞里约过会;或许,某一个淘气的孩子做错了事,为了逃避父母的责骂,在洞里躲过“难”;或许,某个赶路的人在洞里避过雨……

山是有灵性的,石头是有灵性的,草木是有灵性的;山也是有脾气的,石头也是有脾气的,草木也是有脾气的。这里的一切曾经被漠视,被嫌弃。所幸,“改革开放”“精准扶贫”“乡村振兴”的春风,一阵一阵吹来。所幸,有诗歌传颂,有贤人奔走呼号。这里的山醒了,这里的石头活了,这里的草木笑了。如今的天福岭,宛如世外桃源。

登上天福岭,“一眼望三阳”。只见披着绿装的山一座连着一座,像波浪一样向远处延伸。山与山之间,田园若隐若现,一栋栋楼房也若隐若现。茶马古道随着“波浪”沉浮,仿佛有“得得”的马蹄声从远古悠悠传来……

若是这波浪似的山上野花都开了,千万亩也是一种谦虚的说法。
(申云贵,邵东市作协会员)



乡村风景

郑国华 摄

双清

SHUANGQING

书壳

谢丽英

在等得不耐烦了,便连哄带骗地告诉她,我可以回家给她弄个全班同学都没有的书壳出来。起先侄女不相信,在我的再三坚持和保证下,才半信半疑地和我回了家。

回到家,我找母亲要来几卷白色的硬皮纸,鬼灵精怪的侄女也不知道我在变么子戏法,难得安静地乖乖地端坐着,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不到10分钟,一本被包装得棱角分明的书便呈现在侄女面前。侄女是练过书法的,字写得不赖,我便指导她在书皮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学校、班级、学号和姓名。

第二天下午,接到侄女的电话,稚嫩的声音里充满着喜悦。说她的书壳好多同学都喜欢,都说回去要照着这样做。还煞有介事地承诺,不会和以前一样再撕书了。侄女一向都是自信而张扬的,可以想象,这一天,她因了这些书壳在同学面前得意的样子。

这个电话勾起了我童年的许多回忆。20多年前,书壳还是纯手工制作,包书壳的材料有报纸、日历、包装纸,五花八门,牛皮纸算是上上之选了。一个简简单单的书壳,考验的却是一个家庭的综合实力,父母

的手巧不巧、字写得漂不漂亮,全在包好的书壳上了。

记得那时,我家就住在单位的单元房,房不大,但很温馨。客厅里摆着的那张餐桌,就是包书壳的地方。每期领回新书,我和弟弟都会把语文、数学等喜欢的书本从头至尾看一遍。到了晚饭后,母亲把牛皮纸、剪刀、尺片、胶布摆好,催促看书的我们,把新书都抱过去。每次我们都会最先把语文书递过去,因为牛皮纸有限,而书本又多,轮到后面的书往往只有用日历来包裹了。

母亲把纸摊平,把书放上去,按照书的轮廓描好,边角做好记号。然后挥动剪刀在书脊梁两头剪下豁口,再沿线包住封面和封底。三下五除二,一本书就包好了。母亲包的书壳严丝合缝,书壳上的线条横平竖直,堪称艺术品。所有的书包好后,父亲就会用毛笔在书壳上写上“语文”“数学”和班级姓名。父亲的毛笔字和母亲的手艺一样好,横平竖直、力透纸背。

每期开学后,班主任柳老师都会拿着我的书到讲台上,给全班同学示范,要小朋友向我学习,爱护书本。每当这个时

候,我心里都美滋滋的。一年又一年,一天又一天,书壳成了我向老师同学展示我的手巧的母亲、厉害的父亲的窗口,也成为心底自豪感的来源。书壳会慢慢磨损、变旧,到了期末便会被揭去,看着崭新的课本封面,再瞧瞧小伙伴们早已破烂不堪的书本,心里的那种优越感又会涌现两三天。

终于有一天,父母觉得应该是我们自己动手的时候了。他们端坐在桌旁,指点着步骤和要领,我和弟弟也攒足了劲想表现一把。但是要想完美地复制母亲包书的流程,还真是困难重重。包出来的书不是松松垮垮,就是上面的字歪歪扭扭。就跟煮饭一样,知道放多少米、放多少水,有时候甚至拿尺片量好比例,但是煮出来的饭就是没有母亲的味道。但是母亲对于我们自己包的书壳,总是报以赞扬,甚至说“你们的水平已经超过我了”,自然,我们的心里又会欣喜一把。

轮到儿子上学那会,我依然坚持着每学期为他包书壳,坚持着用签字笔为他写书名,儿子也因此养成了爱惜书本的好习惯。

(谢丽英,任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)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